



张闻天的无锡情

接玉松

在无锡城中心汤巷 45 号,伫立着一幢独特的二层红色西洋楼房。这就是无锡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闻天旧居。

张闻天,又名洛甫,1900 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主张,会后不久,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在党中央长期分管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中共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外交战线,先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不同意见,遭到错误批判。“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

张闻天的一生和无锡有着特殊的情缘。1924 年,他在其早期文学作品《旅途》中,曾以无锡的城乡风景来描绘主人公的活动背景;1962 年,他在身处逆境之时,曾到无锡深入调查农村集市贸易;1975 年他从广东回到江南,定居无锡,无锡成了他人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一、《旅途》的山水情

张闻天是一位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张闻天的无锡情





者,这一点为大家广为熟知。但是在参加革命之前,张闻天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这点大家可能了解得并不是很多。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云激变,中西文化交汇,新旧思想嬗变,不少具有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张闻天,作为世纪的同龄人,幼年早慧,6岁开始读书,1915年小学毕业考入吴淞水产学校,两年后考取了国家水利局设在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那里他学习了科学知识,掌握了英语,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期间,张闻天参加编辑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并在上面发表了一批政治论文。其中,8月19日至21日在该刊上连载的《社会问题》一文,被认为是在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此后,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这一时期外国翻译文学呈现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张闻天是这一时期翻译的佼佼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和文化新世界的重要建设者。其第一篇译文是《托尔斯泰的艺术观》。1921年到1924年初的三年里,他在《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少年中国》《创造季刊》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清新畅达的译笔和具体中肯的评析显示了翻译家的才华和评论家的眼力,引起新文学界的瞩目,在一代青年中留下了广泛的影响。

在经历五四运动澎湃大潮的洗礼后,年轻的张闻天赴日本和美国等地求学。海外的求学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回国后他即投身新文学运动,不断撰文激励人们创造新的生活。

20世纪初,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达,无锡以“小上海”的雅号





扬名于当时的京沪线(今沪宁线),同时,依靠着水路、铁路和公路交通的便利,一时聚集着省内外许多来客。其诸多闻名遐迩的湖光山色,优美的自然风光,诸如民国以来全国第一家面向市民开放的公园、号称天然历史博物馆的惠山风景区以及民族工商实业家荣德生在太湖边倾情开发的梅园等等,成为当时文人墨客笔下竞相描写的对象。

早在1922年之前,张闻天就曾到过无锡,在乡下好友须凯家中住过几天。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经历,无锡自然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他在1924年5月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旅途》中,把无锡的乡村、公园,都一一写了进去。

长篇小说《旅途》通过描写钧凯先后和蕴青、安娜、玛格莱三位女青年的恋爱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振作起来,继续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历程。这篇小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进步青年争相阅读的对象。

在《旅途》上部第三章,张闻天通过清新的笔法,描绘着主人公钧凯和蕴青等人在无锡的旅途。“从毕城到无锡须先坐轮船到须城,再从须城坐火车到无锡。”“他们到了无锡,就在公园内玩了半天。那时的天气异常暖和,温柔的和风如像醇酒一般醉着一般游客。桃花的红色辉映在绿叶中间,木香花的香气,布满于大气。”细腻的风景实描,映衬着故事主人公心理的微妙变化。“他们在池塘的四周慢慢走着。蕴青有时要哼一支歌,云青有时要拾起地上的落花玩。钧凯只对他们望着发出微笑。他们相互间讲的话很少。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话可讲,实在因为天上飞翔的白云,林间颤抖着的





树叶与红晕着面颊的蔷薇花瓣，已经完全替他们把心中的情绪申诉出来了。因为他们心中的情绪不就是春的消息吗？”“隔日他们又玩了梅园和惠山。在无数梅树下，青草地上，他们五人围坐着，吃着他们预备的干粮。多么可爱的青草呀，钧凯躺下去仰望青色的晴空时，他已觉悠然神往了。”虽然文中主人公在无锡的行程仅为两天，但是无锡城内外的公园、惠山及梅园的自然风光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无锡的城乡风光给故事的主人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更可体味的是，小说《旅途》的作者，也就是张闻天和无锡这个江南城市间已存在着的一份挥之不去的情缘。

二、调研的忧民情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开始了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195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955年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1960年11月起，张闻天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62年1月，他参加了“七千人大会”，会后，他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经济与市场、物价问题上，想对集市贸易问题作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中央克服经济困难的决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他向中央提出要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南三省一市作一次调查，不久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

张闻天4月18日离京，取道徐州进入苏北，一路上，每到一地，他都听取党政负责人谈生产、财贸情况，看农村集贸市场，参观农业设施，调查收获颇丰。5月7日过长江到镇江，10日沿沪宁线东行至常州，11日到著名的陶都宜兴参观，两天后进入无锡，调查了一个星期。

无锡是张闻天青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城市。30多年后故地重游，





张闻天感到格外亲切。他一到无锡,便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了解工农业生产,着重调查市场财贸情况。这个素称“鱼米之乡”的地区,短短七天的时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无锡县委书记兼县长的刘同温告诉张闻天,自1957年至1961年,无锡县粮食产量由6亿多斤逐年下降到4.4亿多斤,人均粮食由400多斤下降到320斤,猪由原来的25万头下降到5万头,蚕茧由5000多担降到300多担,只有水蜜桃没有减产。再者,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对自由市场限制过多,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无锡市负责人向张闻天汇报,市区居民所需的蔬菜,不足部分原是由附近县供应的,由于强调按行政区划,周围的县都属于专区,不足部分只好市里自己解决,于是市里只好新开蔬菜地,经济上很不划算,还造成供需脱节,影响蔬菜正常供应。而由于流通不畅,运费增加,成本提高,物价也相应上涨,如桐油,1961年每斤0.9元,1962年提到1.3元。物价的上涨,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

张闻天对于各类生产数字的大幅下降和部分物价的严重上涨,深感忧虑。他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思考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担忧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在调查中,他反复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用行政的办法卡死。在两个月零七天的时间里,张闻天调查了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的20个县市,可以说满载而归。在结束这次南方调查不久,张闻天于6月25日回到北京以后,顾不上休息,就着手撰写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的考察报告。为了把这份报告写好,他请经济研究室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此后,他向中央提交了这份倾注全部心血的调查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





篇调查报告后来被简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在这篇《意见》中,张闻天首先对集市贸易的发展趋势作出估计。他指出,现在的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张闻天大胆地提出,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应该扩大,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可以看出,张闻天的目光不仅仅在注视着集市贸易的具体问题,他还想通过这个问题的论述,贡献自己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路径的意见。遗憾的是,在如火如荼的“四清”和“文革”运动中,这份报告成了指责他的“罪证”。而他此次包括无锡等地南方之行的调研心得,只能化作一腔忧民热血,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三、晚年的思乡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严重迫害。1968年5月17日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被监护审查,长达523天。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夫人刘英被遣送广东肇庆。1975年6月9日,被批准迁居无锡。于是,这个江南城市,又一次和张闻天的人生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75年8月25日深夜,张闻天一家抵达无锡,被临时安排在太湖边的一家饭店里,也就是无锡太湖饭店小山2号暂住。9月1日,张闻天一家搬进城里汤巷45号居住,这是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虽邻近闹市区,但比较清静,特别方便生活,楼上东房,做了张闻天的卧室兼书房。

安家不久,张闻天便思念起远在上海的亲人,而远方的亲人同





样也在惦念着张闻天。9月初,张闻天的女儿维英、引娣,侄儿张昌麟,外甥马文奇、马文彬,都从上海来无锡探望他。无锡离上海,乘火车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张闻天少小离家,老来回到家乡附近,也可以从亲属和家人那里得到照顾和慰藉,所以,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要加入无锡籍,做无锡人了!”

张闻天在无锡将一切安顿好之后,目光再次注视于现实。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时刻牵挂着他的心,9月7日,他开始重新修改在肇庆形成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张闻天结合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体会,依据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文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较多的增补,这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后一篇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著作。

由于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张闻天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尽管在无锡受到了比较好的照料,但他还是倒下了。张闻天在无锡的10个月,可以说每天都在同疾病斗争。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个人疾病和生死,使身边的医务人员深为感动。在弥留之际,他嘱咐夫人刘英:“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这句话振聋发聩,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也足以让当今许多人为之汗颜。

1976年7月1日,这是一个令人悲恸的日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张闻天在无锡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途,遽然逝去。他留给无锡人民的不只是曾经居住过的小楼和改定的文稿,更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如今,每年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地来到无锡汤巷45号,来到这幢小楼





前的芭蕉树下,瞻仰着张闻天的伟人风范,感悟着张闻天矢志不移坚持真理的执著,从而振奋精神,激励自己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本稿由无锡市社科联推荐)



江苏人文社会科学讲座



接玉松,1971年9月生,江苏洪泽人,现任无锡市史志办公室党史处处长。参与主编《中共无锡地方史(1949-1978)》《不该遗忘的历史》。发表成果有《1978年以来无锡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探析》《抗战初期的江阴海空大战》《无锡革命史上的经典画面》等。

